

BENTI QUANSHI XUE

本体诠释学

第二辑

成中英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本体诠释学

第二辑

主编 成中英

副主编 龚 群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本体诠释学·第二辑/成中英主编 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3

ISBN 7-301-05402-5

I. 本 II. 成 · III. 解释学-对比研究-西方国家、中国-文
集 IV. B089.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4940 号

书 名: 本体诠释学(第二辑)

著作责任者: 成中英 主编

责任编辑: 胡双宝

标准书号: ISBN 7-301-05402-5/B·0220

出版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址 <http://cbs.pku.edu.cn>

电话: 出版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4140 编辑部 62752032

电子信箱: z pup@pup.pku.edu.cn

排 版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发 行 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50 毫米×1168 毫米 32 开本 11 75 印张 294 千字

2002 年 3 月第 1 版 200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8.00 元

序

2000年5月17日，我乘在欧洲讲学之便，专访了德国最著名的哲学家伽达默尔教授。在他海德堡家中，我与刚过一百岁生日的伽达默尔教授进行了两个半小时的哲学交谈与对话。有关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交谈与对话，其内容经两位年轻哲学学者整理，收入为本集论文第一篇。

本体诠释学与哲学诠释学究竟有什么差异，又两者关系如何，是本论文集的中心主题。显然，本体诠释学与哲学诠释学有下列的差异。

(1)本体诠释学以建立一个本体的意识与本体论的系统作为诠释学的基础对象，而哲学诠释学则基本在寻求一个科学方法外的人文理解，而未明确地讲求本体性的理解。

(2)本体诠释学以中国哲学传统中的本体宇宙论、本体知识论、本体伦理学与本体美学为基本内涵，而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则以海德格尔的个人存有论的体验为基本内涵。

由于哲学诠释学面对相对主义与历史有限性等问题，它必然走向本体诠释学；更由于中西哲学与中西文化融合的需要，哲学诠释学也必然要转化为本体诠释学。在本集论文中，有两篇伽达默尔的最新论文，是其最近写的且经其本人同意译出出版，体现他个人最新的思想。其中《论听》一文显示哲学诠释学以听的活动作为认知和理解的主要渠道。我认为，西方语言是一种声符语言，显示了西方的思维方式倾向于抽象化、概念化；与之相对照，中国哲学思维往往以观察具体事象为基点与起点，是看重具体性与直接经验性的显示。这一论点是我的《论“观的哲学涵义”》一文的主要意



思。听和观可以统一起来,显然西方的诠释往往着重以概念来概括经验,而中国哲学思维往往以具象来类比其他具象与提示普遍原则。但在西方声符语言与中国形符语言的个别发展中,声符也不必然排斥观或视的经验;同样,中国语言中以观为基础的形符也不必然排除听的体验。事实上,中国哲学思维甚至可说也相当看重听的体验,李景林教授论《听——中国古代哲学证显本体之方式》一文提出了这方面有力的说明。当然,从周易作为中国哲学思维的源头,观仍然是中国思维语言中突显本体最根本的方式。

由于本体诠释学强调中西本体论的沟通、整合与融合,因而有中国诠释学考察中国哲学传统的诠释与认知模式,而且此一研究逐渐受到重视,并在积极发展之中。本集中有多篇论文是这方面最好的见证。基于对本体论同等的考量,西方诠释学作为对西方哲学的本体论的诠释与评价,也将成为理解与研究西方哲学与文化的非常重要的课题。也许这正说明一般性的本体诠释学在推动中西哲学比较研究、整合研究与创新研究的过程中具有深厚的意义和潜力。

咸中華

序于北京大学勺园

2000年7月





目 录

序 成中英(1)

哲学诠释学与本体论

世纪会面 成中英(1)

论倾听 伽达默尔(15)

答谢与回忆 伽达默尔(24)

论“观”的哲学涵义

——论作为方法论和本体论的本体诠释学的统一

..... 成中英(31)

哲学诠释学的方法论问题

——哈贝马斯与伽达默尔之争 龚 群(61)

构成存在论的内容原理及其日常性范本 张 盾(75)

中国诠释学与中国哲学

孔门易学的不同诠释与发展 陈 来(91)

《易经》诠释方法的辩证性 潘德荣(105)

《周易辨证》的易经诠释学 马恒君 温海明(117)

物知言行:《墨经》的本体诠释哲学 孙中原(142)

听——中国哲学证显本体之方式 李景林(157)

不断深化和完善的本体诠释

——早期道家宇宙论的演进 郭 沂(167)

陆王心学之界定及其本质

——兼论本体与工夫范畴之演变 王凤贤 丁国顺(196)



中国现代哲学中的形而上学建合理路.....	胡军(212)
价值、实践与宇宙本体的融合	
——王阳明良知本体论的诠释	叶远厚(236)
诠释学的启示	
——20世纪中国逻辑史的一种研究方法	李春勇(249)
中国古代哲学建立本体观念的方法的反思.....	张连良(260)

本体诠释学与西方哲学

论斯宾诺莎的语言观.....	韩东晖(278)
海德格尔的真理观	
——兼谈一种思维方式的革命	方军(291)
面向世界本身:《逻辑哲学论》的视界	吴跃平(302)
哲学本体论的当代转换与马克思的实践哲学	
——本体诠释学兴起的重要理论背景	邹诗鹏(320)
解释和实践理性	查尔斯·泰勒(337)



世 纪 会 面

成中英

这是一个世纪会面,这是一场中西视野的交融,这是 20 世纪走向 21 世纪的哲学和文明的对话。

2000 年 5 月 17 日,德国时间下午 3:30—5:00,成中英教授与伽达默尔教授在海德堡伽达默尔的寓所会面。两人用英文交流了当时哲学上一些新的问题,特别是本体论与方法的关系、诠释学的思考、哲学诠释学、本体论等,并介绍了本体诠释学的思考。

尽管伽达默尔已经百岁高龄,仍然思路清晰,理解能力非常强,对人文精神、对人类社会历史、现代人的历史、未来的景观都表示了深切关怀。成中英教授感到伽达默尔具有深厚的人文气质和人文精神,似乎老而弥坚。

伽达默尔作为德国哲学家,资深、崇高。见解、影响都是全球性的。成中英说:基于我对西方哲学家的了解,我认为他是西方当代的伟大哲学家之一,而且伽达默尔本人对自己的地位也很自信。成中英与迦达默尔谈话的要点包括:

I 伽达默尔与海德格尔的差异。伽达默尔认为,自己不是天主教徒,而海德格尔则出生于天主教家庭,一开始就有强烈的宗教感,其中心思想是追求神性和神圣的事物。伽达默尔认为,这是海德格尔的一大特点,又认为海氏把超越性看得很重要,要找寻超越性。但成中英注意到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否定了超越性,认为超越性并不可能。海氏要人在焦虑中做出一种决定和承诺,才能够在“有”与“无”之间进行投入、飞跃。也许也就意味着一



种可能的超越。伽达默尔强调在海德格尔后来的发展中，“超越性”的观念更加强烈，而且是透过诗的语言以为表达。

伽达默尔自己也肯认了某种“超越”，但是，超越的主体并非个人化的、人格化的上帝，有异于海德格尔把神性个人虚拟化为上帝、诸神、天地与人。这是其天主教神学三本体论在作祟。

II. 成中英教授进一步追问“一个超越的东西是什么？”伽达默尔认为，在理解中能够实现什么、能够做出什么行为至为重要。超越并非脱离经验、历史等理解领域，他认为作为超越的目标，可以看做本体论的。这一目标是不能离开人对文化、历史实际的理解。因为此一超越物为理解任何东西的前理解。在此意义上，伽达默尔把本体论与诠释学结合得很密切，这就是他所说的“理解就是本体论的主要内涵”（“*understanding is ontological*”）。对此一命题，成中英有两种解释：1. 有一种本体性理解，分化为对象的本体与理解的主体，对象的本体即“ONTO”（用以代表主体），理解的主体是对此“ONTO”进行一种反思和重建。作为一个人，可以全面掌握人存在的生活世界是什么。2. 理解本身就是本体的活动。理解中就掌握了本体，透露了本体对象可以超越还原为理解自身。这两种说法可以结合起来并非独立于 ONTO，《真理与方法》并没有提出本体论的层次专门探讨本体论，而只就语言谈本体论，此即在语言之中的理解。所以，成中英认为伽达默尔持有一种内在与语言中的超越思想，在历史理解中则具有一种人在于历史中的超越的眼光，但对如何掌握全面的世界以及阐述什么样的本体宇宙及世界，却未能充分论述，这有助于说明成中英与伽达默尔的差异。

III. 成中英提出道家“道”的概念。道家并非离开世界谈“道”，“道”并非超越世界与自然。道包含自然，已转化有无为二者。伽达默尔表示可以接受。“道”具有宇宙论的特性，说明事物的发生、发展，还对语言同时具有的渗透性与超越性。对此，伽达



默尔保持沉默,对“道”的语言超越性并没有做多少表示。

成中英认为海德格尔追求不可言说的“道”,所以要翻译《道德经》。伽达默尔则看重语言,认为没有经过语言的表达,就不能达到理解。另外一方面,没有通过语言,是否可以理解“道”?又,“道”是否是一种经验和体验的对象?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IV 伽达默尔与哈贝马斯的关系。伽达默尔说,哈贝马斯比他小20岁,有很多好的意思,但他却不能完全接受哈贝马斯对他的批评。他认为在语言中诠释真理,是一种诠释真理能为科学替代的方法,而且科学也需要语言的诠释。

伽达默尔认为,诠释真理就是在对历史的自觉中,对整体的历史、对当前的历史,具有影响性的认识与理解,而且是可以用普通语言来表达的。在他看来,“诠释”是在历史自觉中,对一件事件、一个文本的意义认识及说出的话语。这个话语可融合在历史的感受中,甚至成为一个行为的基础。它一方面包括了对事物的理解和描述,也包括了对事物生活情境的价值的表述,并非单纯的是非善恶的判断。一个名词就包含了价值,如“决策者”就具有价值含义。普通语言常常把价值与事物融合在一起,这就代表了主客同时一体并自行融合。社会给这个名词和语言以一定的意义。但当语言成为约定俗成后,就具有一种历史效果。我们为了追求科学知识,也可以把原来自然语言的具有价值含义的描述转化为无价值的中立描述,这就更加符合哈贝马斯的标准,甚至可以看做是价值历史。在伽达默尔看来,这表明科学方法仍然很重要。纯粹科学的描述不需要价值判断,而社会及人文科学却无法避免。从哈贝马斯看来,在自然科学中,这种情况存在,但是,在社会科学中,也不可能避免存在这种情况。在成中英与伽达默尔的交谈中,伽达默尔并没有直接回答哈贝马斯的批评。但实际上,伽达默尔区分真理的方法,坚持诠释经验的普遍性,科学知识有方法性,但如果就真理性而言,就必须有诠释经验的发生。所谓诠释经验就是



主体的人对方法之为真理的说明,或曰对方法性能达到真理(价值)的说明。成中英指出,实证科学的描述完全排除了价值来掌握事物的客观本质,即方法论的,也就排斥了解释或诠释的可能性。但主体的客观性仍然不同于客观化的主体和知识,仍然无法为信者替代。也必须用主体的客观性与主体性统一的反思意识来把握。

伽达默尔比哈贝马斯大 20 岁,对社会及人文科学体系比哈贝马斯有更多了解。哈贝马斯不完全了解诠释的意义是一般性的。他认为:科学中没有诠释,科学中没有有意义的成分,意义只代表一种主客合一的历史自觉,而非客观独立的知识。哈贝马斯在后来的著作中,如《沟通理论》、《交往行动理论》等,承认伽达默尔对自己的影响,了解到历史自觉意识以及人的意向性的重要,但仍非认为我们可以离开科学因果的方法论。

成中英偏向于伽达默尔的观点,他承认科学方法的重要性。但他认为这还远远不够,只强调基于科学方法的科学解释与科学理论的重要性,就可能忽视对人文世界的重要性的理解。他强调在科学解释之外,还要追求非方法的意义诠释的真理。

成中英教授认为这样说可能更好:我们要掌握事物的全貌,应该同时掌握科学解释与人文诠释理解的关系。此处的问题是,二者有什么关系?前者没有价值成分,表现为科学和知识;后者代表人的自我意识的反思,产生了意义和价值。在描述一件事物时,作为对一种事物或者一群事物的整体性及关系性关心的个体的人,一定具有主体性的直觉与情感,在语言上表现为语境与意义。主客合一即可称之为境界。

再者,把此经验反思出来,就是诠释。诠释有两个层次:(1)生活的诠释,只要有了解,就是一种潜在化诠释。(2)再进一步反思,把历史意识加以明朗化,用更加细致的语言来重建一个历史故事,掌握更多的情节,重建自然发生的历史过程,这就是一种明朗的诠

释。就艺术、文学来说,一个艺术家重建他对自然和人生的和艺术的感受,又成为一种艺术的诠释。一个小说家把事件用文学语言表达出来,就成为文学诠释。一个戏剧也是一种诠释。如何看戏剧、读诗歌就又是一种诠释。

一个诠释已经超越了已经建成的对象(文学对象、文本),历史也是如此。历史即故事,我们的生活经验提供了故事性这样一种可能性的建造。历史、文学永远是开放的,要重新建造每一个理解是不可能的。而且每一个理解都是整体中的一部分,在此意义下,是相对的。一个个别主体与其生活世界交互作用的成果,即是意义的来源。

哈贝马斯认为,即使如此,我们仍需要一种因果理解。成中英教授在对话中指出,只要是理解,无论是因果论或非因果论的,都是在寻求一种理路、一种理解。这种理路和理解基本上是有机的、本体论的、反思的,具有意向性,进而再排除主观因素,掌握客观因素。

成中英认为,本体是有层次的,对自我的认识原始于对事物的理解,当我们对自我有更深的要求时,也就能更深入地认识和掌握世界,更能消除局部性、片面性,而体现了认识及理解的整体性、系统性、发展性与根源性。此即所谓“本体”。成中英与伽达默尔谈到“本体”,希望能够克服一种相对主观及发展世界的概念,扩大到宇宙论的动态的认知和体验。在中国哲学中,宇宙本体、本体宇宙就展现在对自我的了解之中,在根源上把人的主体性与客体性在整体上结合起来,使人的理解具有扩大的可能。同样,宇宙的真理也可以在人的真理中更加完整地显现出来。这是一个不断扩展及不断完成的过程。人也是不断更新和发展的,由于个人生命的有限性,就要不断努力尝试超越个人的有限性。因此,本体论永远要重新建构、不断发展,科学知识作为本体宇宙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让人的存在和自我理解产生一种合理性理解的效果,更加符合





人的价值确认的需要。此为“本体诠释学”的重要性所在。

伽达默尔同意这种观点，他不接受把主体性变成客体性。因之，他把哈贝马斯看做社会科学家，认为社会科学总是要把人文看做现象和客观事物，把人文当做材料而不当做目的。在这种意义上，人文的“真理”与科学的“方法”就是对立的。一直到最近的文章中，伽达默尔在《从言语到概念》一文中，也提出我们要把概念化落实在生活化中。

V. 成中英问及伽达默尔与德里达的关系。伽达默尔说，他并没有与德里达正式交锋。但是，他幽默地说，德里达强调“(书)写(writing)”，而他则强调“听(listening)”。近年来还写了篇《论听》的文章。成中英教授问伽达默尔教授，为什么这么重视“听”？他说，我们先听才能了解，而不是先看。显然，这是受了海德格尔的影响。成中英说：“一个有趣的情况是，伽达默尔却把这篇论听的文章交给我了。可见就需要写。”成中英指出，最原始的诠释可能是对感官经验的诠释。感官经验自然包含听的经验，声音也是一种经验。我们显然可以透过“声音”所包含的指向、形象、意义等来掌握外面的世界。但中国文字传统六书中的象形与形声却以象形为先。再者，声音是抽象的一个开始，为什么？这是因为通过“声音”可以找寻外在世界的本质。在此意义上，“声音”导向概念，这与德里达反对本质主义的意思是针锋相对的。成中英又解释说：我并不认为伽达默尔所讲的就是本质主义。伽达默尔重视概念化的“声音”(conceptualized sound)，书写只是概念化的延伸。伽达默尔说，幼儿在声音中掌握内心世界，并不发生书写的问题。成中英认为，这并非就逻辑来反对德里达，而是基于现象学的经验提出的从语言到概念的现象学事实，来论述“听”的重要。

成中英提到中文的“声音”与书写并存和并行。德里达在《语言图像论》中，提出“书写”是一种表象，具有过程性，能够掌握事物发展的可能性，所以，他反对本质主义。书写翻译出的文字可以加



以诠释、建构，这种建构能迈向诠释的各种可能性。是否因之反证了声音具有本质性，伽达默尔对此并没有回答。也许在成中英用英文提问时，伽达默尔并没有理解成中英的意思，也就未了解成中英的回答。成中英从反思的观点走向传统，坚持概念并非本质化，而声音与形象同时形成一种活的语言，概念来自语言，也回到语言，语言是一种活的存有，包含了声音和形象，听和看(seeing)。

伽达默尔重视声音的另一原因，是由于声音能够代表对话，声音是语言进行主客体交流产生的具体行为，书写却形成另一种抽象，而不必为终极的体验。声音因之是语言的本质，在声音中进行主客交换，进行新的对话。不应只把理解限于书写作为理解的内涵。在重建中国哲学时，可以重视这种观点。

伽达默尔对中国哲学、中国语言不太了解。成中英认为，书写也是一种诠释，而并非只有声音才是诠释。中国文字把概念与诠释结合在一起，在具体中表达抽象。在亚里士多德中，则把语言逻辑化，再表现出事物，普通语言不可能承受，由此发展出形式逻辑。对诠释学的方法而言，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影响。

成中英认为：伽达默尔基本上把语言看做语音，没有大错。在中文里，语言系统是除语音外，也是形象的建立，而不只是与概念联系在一起，伽达默尔则把语音(speech)变成概念，但在具体的事物中，语音带来的是仍然可以书写化的对事物的陈述。

成中英说：“语言既可能是声音，也可能是形象。”在这个意义上，本体思想是在现实之中进行语音所指的概念的交流，但概念却不可能完全离开具体事物而形成概念。在这种意义上讲，中国在现实中进行抽象思考，而抽象又不能完全离开具体，就像主客体必须在两者交互影响中形成，才能形成一个兼含主观与客观的整体。现在、过去结合才能产生作用。整体的“本体”概念，即包括语音，具体事物及概念以及他们之间的多种联系。由于不了解中文，伽达默尔并不了解这个问题对于诠释学的重要含义。



伽达默尔进一步谈到他自己对中国哲学的理解，伽达默尔提到孔子。成中英指出中国的本体论并非神性论。伽达默尔赞同此观点，认为自己并没有特别的宗教性，而是以人文关怀为基调。伽达默尔提到与父亲的关系，他3岁丧母，父亲是一所大学的化学教授，对他期望很高，但他没有照父亲的期望成为化学家，而是关心历史、文化、人，所以没有按照父亲的期望去做。他对父亲有很深挚的感情，虽然多做出自己的选择。成中英甚为感动。虽然已经过百岁了，伽达默尔仍然对少年时期的事情回忆得如此生动，如此深刻，谈到小时候对中国人的认识不多，以为是日本人放鞭炮、送礼。成中英特别强调《易经》的主要含义，才提到中国的本体论的概念，知道《易经》以本体宇宙论实在为基础，表述了中国本体论的思想。本体是动态的、发展的概念。从事物的本源到事物成为一个存在，一个体系，是一个实在。故本体具有内在生命力和创造力的过程，可能与怀特海的哲学更加接近。黑格尔的本体可以在人的思想之中，人自身就具有“本”、“体”的作用，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具有生命本源的动力，掌握生活世界的形成功能。既是宇宙本体的一种“体”，也是宇宙本体的一种“用”，即本即体即用。人与宇宙的沟通构成了人的创造力的来源。伽达默尔同意成中英的说法。宇宙并非由一个外在的上帝创造的，不需要有一个救世主来说明宇宙的发展。宇宙的创造为其内在的发展。“本体”的重要性在于，认识到人的存在与宇宙的存在是分不开的，人的创造性具有宇宙论的基础作用，人就可以不断地发展。伽达默尔同意此观点，他说：“人通过自己来选择一个最好发展的可能性。”

提到伽达默尔对世界未来的看法，他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很难避免。成中英问原因是什么。原因在于各种文明传统没有取得共识，现代科技造成的毁灭性很大。成中英又问：人类的前途很悲观吗？伽达默尔说：“我们必须乐观。”显示出德国人的精神。成中英问如何乐观？如何达到世界和平？伽达默尔认为，正是因为我



们对未来的恐惧产生一种焦虑，所以，我们在焦虑中追求理解和追求和平，造成我们的警惕，在我们的行为中产生一种制约作用，正因为世界末日的到来，我们应想办法了解，想办法消除人类文明毁灭自身的危险。伽达默尔非常关心世界的未来。要在理解中解决冲突的问题。至于如何基于对未来的恐惧而建造基于理解的文化的融合，伽达默尔并没有提示，只提到对话，在语言中沟通。成中英认为，其中显示出一个理论性的脆弱，因为对话中如无诚而明之的努力，则无法营造一个共同的生活世界，单凭事项(sadce)的发问是不够的。

哲学诠释学适用于对话，也可视之为一种对话学。伽达默尔重视传统，在传统中看到生活世界理解的可能性。基于传统的多元性，伽达默尔看到不同传统可能的冲突情况，但他却认为只有透过对话、理解才能达到文化的理解和融合。

成中英从他的观点加以发挥。发挥哲学诠释学的重要问题，找寻本体与诠释的差异。在此初步对话中，可以看出，哲学诠释学还需要进一步的发展。诠释作为一种“方法”如何去做本体的理解、发展？这正好显示了西方科学与人文精神的二元对立。伽达默尔倾向于用人文来理解社会的价值，希望开辟一个人文世界、历史世界。这样做时，因为他不十分理解其他传统价值体系的本体性，所以，他的人文主义、世界哲学又往往陷入多元论、相对论之中。由此就产生一种冲突、这就需要一种斡旋、打通，显示了其哲学诠释学进一步发展的需要。这种发展不能只可透过传统或现代西方哲学的存有哲学来实现。

成中英感觉到伽达默尔有方法论，但却是柏拉图式的。海德格尔重视亚里士多德，而伽达默尔则重视柏拉图。因为柏拉图要从超越走向世界重建，如《理想国》，在理念中掌握生活，在生活中掌握人文的价值，在价值概念化之后用于对话。对话并非惟一的理解方式，科学也非惟一的知识方式，两者要指向更高的融合、综

合。所以要对诠释做更加深刻的认识。在此,中国可以提供更多的东西,中国传统对诠释疏解的了解,可以形成一种学问。基于中西结合的本体论,知识与行为的沟通,更可以帮助主客沟通,建立更好的诠释理论和哲学,科学与人文也可以更好地结合起来,这就是“本体诠释学”需要达到的目标。

最后,天很晚了。外面的光线暗了。怕伽达默尔太累,成中英起身告辞。多年来,伽达默尔见人从来不超过10分钟。他精神很好,用英文交谈要想一下,非常清楚。但还是因为语言的关系,不能说已全面发挥。这是一个局限性。最后问他最近在做什么,他说他仍在写文章。成中英送给伽达默尔一本最新出版的英文的《中国哲学季刊》,内有他写的儒家的本体诠释学一文(即本期《论“观”的哲学涵义》)。伽达默尔送了成中英他最新出版的《自选文集》并且题了字。他的最新一篇文章写于1999年11月。他说可以用在成中英新编写的中文书《本体与诠释》中,他在每一挑选的中文篇文章上都签了名字。

本次成中英与伽达默尔的对话,重要性在于:

这么多年来,迦达默尔第一次与人面谈这么长时间。他很期望与成中英见面,体现东西方哲学的交流。了解到哲学诠释学如何需要进一步发展,必须掌握到东西方哲学,成为一种更加有力的理论。又了解到何以哲学诠释学必须深化为“本体诠释学”。成中英认为:并非要推翻伽达默尔的理论,而是要完善他的理论。海德格尔没有对本体论进行更深入的思考,是因为海德格尔把人的存有论导向个体化的存在主义。在中国哲学中,人具有群体性、对偶性,更有乐观的生命情调。海德格尔则把人局限在恐惧和焦虑之中,反映了西方人丧失神性之后的失落,用另外一种方式追求神性。

伽达默尔提供了了解海德格尔的途径。60年代,海德格尔找到一种世界,即隐性的有神论,“GOD”在后期海德格尔心中也许

